

古文品外錄



38
79



古文品外錄

上冊

明·陳繼儒輯



第一輯
四十七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古文品外錄目次

卷之一

天問	屈原	河內詔	漢章帝
問上元夫人	西王母	養老詔	漢明帝
行軍篇	孫武	與婦弟任武達書	馮衍
報李陵書	蘇武	奕旨	班固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爲兄上書	班昭
漢雜事祕辛	無名氏	河隄謁者箴	崔瑗
武王踐祚記	戴德	與劉襲書	蘇竟
酒箴	楊雄	與妻徐淑書	秦嘉
答劉歆書	楊雄	答夫秦嘉書	徐淑
奏成帝牋	趙皇后	戒子益恩書	鄭玄
		夢列論	王符
		後漢鴻臚陳君碑文	邯鄲淳

與王匡書

胡母班

與申屠蟠書

黃忠

責髡奴文

黃香

教鄧子弟詔

漢鄧皇后

奏記外黃令

申屠蟠

儻約

王褒

卷之二

與太尉楊彪書

魏武帝

與楊夫人袁氏書

卞夫人

祭橋公文

魏武帝

三月詔

劉後主

黃陵廟記

諸葛亮

薄葬制

魏文帝

典論自序

魏文帝

答繁欽書

魏文帝

上文帝書

曹植

獨體說

曹植

謝辟疏

管甯

與許靖書

王朗

儉葬制

沐並

鮑出傳

魚豢

與諸葛瑾書

吳主權

奉瑯琊王休書

孫綝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移諸葛恪書

薛綜

卜疑集

稽康

答辛曠書

皇甫謐

龐娥親傳

皇甫謐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陸機

答車茂安書

陸雲

與平原書

陸雲

上客舍議

潘岳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誓墓文

王羲之

保母帖

王獻之

山亡

于寶

開遊譜

戴逵

貽仙娥慧命禪師書

戴逵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謝道妻孫氏書

許邁

薛靈芸傳

王嘉

姚馥傳

王嘉

詐彭城王義康與徐湛之書

范曄

卷之三

元皇后誄

左芬

弔莊周文

稽含

與桓祕書

習鑿齒

與韓康伯箋

俞益期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孫氏瓊

與從弟孝徵書

孫氏瓊

答舅母書

陳氏

與妹書

陳氏

答兄弟書

寡婦淑

與妻苕華書	竺僧度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巨源
與子儼等書	陶潛	報羊希書	周朗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與從弟僧綽書	王微
祭程氏妹文	陶潛	告弟僧謙靈書	王微
自祭文	陶潛	報何偃書	王微
會稽太守下教	蔡興宗	與江湛書	王微
畫山水序	宗炳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文章流別論	贊虞	與王僧虔書	檀珪
與姪子書	雷次宗	與天公牋	晁道元
與始興王浚書	袁淑	與聞喜公子良	周顥
與何尚之書	袁淑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顥
頭責子羽文	張敏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象求諡書	
與臧爚勅	宋武帝		虞羲
讓婚表	無名	自序	江淹

卷之四

報袁叔明書	江淹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三答僧巖書	劉善明
答趙景真書	稽蕃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報皇甫規書	趙壹	誠子書	王僧虔
		上太祖陳政事啓	崔祖思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與廬陵王義真牋	謝靈運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庾弘遠
詣闕上表	謝靈運	辭隨王子隆牋	徐虎龍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與何胤書	謝眺
與齊高祖書	沈攸之	請徵補謝朓何胤表	梁武帝
答沈攸之書	齊高祖	與劉孝儀令	梁武帝
遺崔頤書	豫章王嶷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與南郡太守劉景莊書	蕭子良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答晉安王綱書	梁昭明太子
謝勅賈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報博士劉杳書	沈約
與徐勉書	沈約
簡麟士	沈約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戒子書	徐勉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報伏士標書	徐勉
詩評序	鍾嶸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謝東宮賚閣啓	張縝

卷之五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劉師智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授陸敬游十賚文	陶弘景
永嘉郡教	丘遲
與陶隱居書	太元真人
言志書	蕭大圓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古今書評	袁昂
自序	劉峻
詔答沈炯	陳武帝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卷之六

諫陳寶應書

盧寄

思鄉疏

沈炯

陳情表

沈炯

與李邢書

徐陵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尙書令求還

書

徐陵

答周處士書

徐陵

玉臺新詠序

徐陵

爲王寬與婦義安公主書

伏知道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梁清

劉敬叔

勉學篇

顏之推

蚤虱賦序

卞彬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遺族子凱疏

謝貞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魏收

與子宇文護書

閻姬

報母書

宇文護

遺公卿百僚書

元樹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偉

薦京兆韋泓

應詹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統

庾信

附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答孝文帝書

曹虎

與周處士書	王 真
與并州諸貴書	南安王
與楊休之書	祖鴻勳
自贊	劉 炫
獻指使姜知古	趙 畚
詔罪蜀王秀	隋文帝
召徐則書	隋煬帝
送葬徐則下書	隋煬帝
遣史祥書	隋煬帝
答太子廣書	史 祥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 徵
移郡縣檄	李 密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 密
虬髯客傳	張 說

卷之七

勞生論	盧思道
上牛弘書	王孝籍
與子弟書	韋世康
六馬圖贊	唐太宗
鶴鶴頌	唐玄宗
獻西嶽書	李 靖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武則天
蘇氏織錦迴文記	武則天
牛應貞傳	宋若昭
自撰墓誌	王 勣
醉鄉記	王 勣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 勣

祭杜康文

王勣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勣

東臯子集序

呂才

進鬪羊表

張說

東山記

張說

爲伎祭元十郎文

張說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

代公主讓起新宅表

李嶠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魚弘傳

李延壽

齊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

遊山廟寺

王勃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王維

進兄王維集表

王縉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

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雙白鷹贊

蘇頌

陸文學自傳

陸羽

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字詰判

張巡

薦楊宰書

李甘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論鑿識收藏購求闕玩

張彥遠

在貴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卷之八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銘

陳子昂

奏記宰相

劉知幾

辭官歸滑州表

李邕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溫氏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五如石銘（并序）

元結

唐亭銘（并序）

元結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

韓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韓愈

祭河南張員外文

韓愈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家訓

柳玘

棧道銘

歐陽詹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送當塗馬少府序

權德輿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奠小侄女寄寄文

李商隱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蓄狸說

楊夔

答微之書

崔鶯鶯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到難篇

周夔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

杜甫

卷之九

乞巧文

柳宗元

箏郭師墓志

柳宗元

與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故襄陽丞趙君墓志

柳宗元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觀市

劉禹錫

義激

崔蠡

馮燕傳

沈亞之

歌者業記

沈亞之

范陽盧秀才墓志

杜牧

酒功讚（并序）

白居易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池上篇并序

白居易

代書

白居易

草堂記

白居易

冷泉亭記

白居易

祭廬山文

白居易

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

白居易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墨心符

于義方

左拾遺翰林李白墓志銘

范傳正

早辭

周 輝

蘭陵老人傳

段成式

卷之十

京西店老人傳

段成式

北里誌序

孫 棨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五瓊詩序

皮日休

祝牛宮辭（并序）

陸龜蒙

十六湯

蘇 虞

紀錦裙

陸龜蒙

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

陶 穀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 絳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與晏尚書

范仲淹

尚書左丞徐公寫真圖讚（并序）

獨孤及

內制集序

歐陽脩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顏 荳

江鄰幾文集序

歐陽脩

書褒城驛屋壁

孫 樵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書田將軍邊事

孫 樵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書何易于

孫 樵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蘇舜欽

卷之十一

滄浪亭記

蘇舜欽

觀碁

蘇軾

祭東向原道文

王安石

雪浪齋銘并引

蘇軾

新田詩

王安石

書游湯泉詩後

蘇軾

答段縫書

王安石

文與可琴銘

蘇軾

芝閣記

王安石

補龍山文并引

蘇軾

貽王安石書

呂惠卿

寄子瞻書

佛印

辛贛傳

宋祈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蘇轍

張愈誄

婁蒲芝

汝州謝雨文

蘇轍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御風辭

蘇轍

怪石供

蘇軾

秦少游敘

陳師道

碑銘

蘇軾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祭龍井辨才文

蘇軾

陳夫人墓志銘

黃庭堅

惠州祭枯骨文

蘇軾

跋奚移文

黃庭堅

潭州飯僧疏	丁謂
單道開贊	唐庚
豬齒白化佛贊并序	晁補之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南豐集序	王震
謝講和赦表	岳飛
奉詔移僑齊檄	岳飛
答王觀察書	張詠
龍井題名	秦觀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弔說	呂大鈞
良方序	沈括
臥龍行記	王十朋
高蓋山記	張世南

卷之十二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蘇雲卿傳	劉子翬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姚平仲小傳	陸游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陸游
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金石錄序	趙明誠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董道
再書馬圖	董道

書張戡潘馬

祭黃長曆文

送趙希道書

望祭文丞相文

答劉蒙言

跋山谷字

明白庵銘并序

餘杭政禪師傳

蘭玉書院記

先秦古器記

董道

許翰

潘輿嗣

王炎午

司馬光

釋德洪

釋德洪

釋惠洪

劉辰翁

劉敞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禪本草

與介石

中巖外史傳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上南峯記

過東峯記

宿玉女峯記

釋德洪

釋德洪

釋慧日

倪瓚

張雨

王履

王履

王履

王履

古文品外錄序

吾友陳眉公神檢高閑博綜羣籍選古文品外錄既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隙中數鴻乙而已持敗壘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眉公喟然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樓重於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於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要之乎世囿文文囿識矣非但自囿其識識耳而矇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髓脈絡種種生動之妙亦囿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醉飽之過也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暹如坻若噉若噉於是不羨之梅未變之茗含辛之蠶禁火之錫皆得而奪其好迨于一嚼甘再嚼醒予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美也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小慧剝離跋之學而使日新其好于古人之文章亦猶尙論之遺意也余故擇秦漢以來之文旨遠情深者得三百餘篇其或詞章之外別具

世變。余亦間爲箋疏以備咨考。凡余所爲如是者。要欲學者知九洲之外。復有九洲。九略之外。復有九略。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之不倦而已。王子笑曰噫嘻。子之糟粕。則猶吾之醴齊也。子病在飽。余病在饑。且也非品外人。誰能品品外文者。是在眉公哉。是在眉公哉。太倉王衡書

古文品外錄小敘

文章家既已品矣而曷以云外吾儒誦鑿滄遠黎杯五鼎潘吾雖復刻迹而迹刻矣定非宇宙外山耳目外事也龍門本紀始五帝而他志林所謂速道而敘命而合雄輒曰紀意琬碑瑋檢必有垂而傳之者而龍門未之見茂先至瑯嬛福地猶自負二十年前外書已盡讀而所未見非果七瑛丹書一則歷代史也一萬國志也徘徊望石而拜幾自悔從前暖昧至此恐不任而絕脈噫必周世多力人如宣尼始足令老聃張目中其說而曰大護乎哉夫王鎮北識不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義理則不必與篇隱帙之爲外也孫孳服棘刺丸至不能爲自足一語解嘲則不必神經怪牌之爲外矣而不然者雖諧盡抱犢山素書翠嬌泉中日擬兩龍白圖蘭葉而朱文固內也獨恨後世不學令狐不知南華而翻以忌庭筠華省名郎作判事而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者至使通綜君子品千秋文章而分之曰若爲內若爲外無乃故爲學一先生之徒設此方便門邪眉公痛世深用心良苦余不敏師眉公而志眉公之志敬爲之梓之乙丑孟夏歸自

北游書

朱蔚然

古
文
品
外
錄
序

古文品外錄 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選評
仁和朱蔚然茂淑參閱

天問

屈原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常。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蕲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鸕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逝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弼。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

怒。遂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盜。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備。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關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僂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離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魃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鹽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讎。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駮醜。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資商。九辯九歌。何勸子屠母。而死分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維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湜婁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鮪疾脩盈。白蜺嬰罪。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躄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身。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鯨。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執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鬻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該乘季德。厥父是滅。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乘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烏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體有幸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稷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珩。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烏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

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尸載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饜。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出子何云。荆勳狗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問上元夫人

西王母

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而。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滯。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爽。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行軍篇

孫武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云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皇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橫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飢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禽禽。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竊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

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爵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爵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敵朝露以爲飲。茹山鼠以爲糲。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降。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刑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遣。義常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烏。能不依依。謹奉咨

報并還所贈。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竄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尙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舉爾壯志兮。驅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漢雜事秘辛

無名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妯。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妯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妯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謙謙。食時商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妯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妯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閣。子時日晡。薄辰穿照。屐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頰頰。位置均適。妯葦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髮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妯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

束。當加鞠霍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媼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蹠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媼令權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瘳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媼女賤愚。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祕絨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絨歡喜。願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奮協潛。即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白。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聞調賦。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冀

上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儼。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踪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鯛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鯛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

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蜂蟻之族。猥承大理。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釵。加以翡翠朱鳥。袿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櫛畫轡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駕旗車皮軒鳳皇。闔戟九旒。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聞內戒。德冠後庭。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詔。授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翟綬。天子臨軒陞。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翟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翟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好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

位大赦天下

武王踐阼記

戴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顛頭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禮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啗，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澗，澗於澗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也。檀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惡乎失道於嗜，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勸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勸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厲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見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典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酒箴

楊雄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鹹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繩，徹一旦，口礙爲囊，所軛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入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答劉歆書

楊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報

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冤舌。知人之德。秦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輅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輅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韋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名王。俱頌階閣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脣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鈔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雜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蠶。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諱。

陳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韓轎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遺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契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調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闕之。長監所却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奏牋成帝

趙皇后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屏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河內詔

漢章帝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

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勸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養老詔

漢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爵。公卿譟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斗。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與婦弟任武達書

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向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故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鷄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

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紗結織紵。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斂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探其情。跳梁大叫。呼若人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譚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纒殺放散。冬衣不補。端坐作亂。一縷不貫。旣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規。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驅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懸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此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遊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弈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旣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旣弘。奕義不

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爲秦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意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旣成，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騎擊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基破墜，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嚮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賢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爲兄上書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得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相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河隄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澚。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深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壩非其壩。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泊。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與劉襲書

蘇竟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惑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但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醞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躑躅，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或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襲回

藩屏。或踰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關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鈞。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摩妄說。相傳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郡也。是時月入於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旁散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公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愛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蓋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與妻徐淑書

秦嘉

不能養志。常給郡使。隨俗順時。僂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茲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答夫秦嘉書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勝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藹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悵悵之情。願有恨然。聞得比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

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慙。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執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鑿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對，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鑿，當代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又

今奉金錯盤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盤一枚，可以服藥酒。

又

今往龍虎組緹履一緡，又云今奉細布襪二量。

戒子益恩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

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開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開厝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省野物。胡當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絳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夢列論

王符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口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

云。惟熊惟氣。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旗矣。室家藎藎。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卽吉。陽極卽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之類者。何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耶。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則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

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剝削。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惜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僇。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夫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憤憤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尙有不從。况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顛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失。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禍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虢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隰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咸

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後漢鴻臚陳君碑文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解土於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雖不坐該。其善也。查置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於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於家。號曰三君。故得常奉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喪。言及阻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象。於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闕。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四府並辭。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總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邊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

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恥。視事未期。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工。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于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卿以下。臨喪會。有子曰郡。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頌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暨於後。其辭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猷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隣。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彭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焚焚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與王匡書

胡毋班

自古以來。未有下士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

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確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鑿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豈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

與申屠蟠書

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懇懇。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穎川苟爽。輿病在道。北郡鄧玄。北面受署。彼豈樂歸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責髻奴辭

黃香

我觀人鬢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繼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響，黝若玄唾之垂。於是搖鬢奮髻，則論說唐虞，鼓鬢動鬢，則研覈否臧。內育環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間都，顛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髻，既亂且緒，枯槁禿瘠，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佞囁穢糝，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糶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髻，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禮，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癯鬢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爲子鬢不亦難乎。

教鄧子弟詔

漢鄧皇后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貽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他勉之哉。

奏記外黃令

申屠蟠

伏聞大女侯玉爲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尙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况事在濟聽。不加以義。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甯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竟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躡坐大嗷。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繡。汲水酪佐醢醢。織履作粗。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兔。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口。

鴈驚百餘。驅逐鴟鳥。持拍收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捲發疇。墉集破封。日中早饑。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餠。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糴芋。膾魚魚鱸。烹茶盡其舖。已而蓋藏。關門寒竇。餒猪縱犬。勿與隣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傳染唇漬口。不得傾孟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栽作棚。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椽求用錢。推紡惡敗。樓索綿亭買席。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躡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甕盤。焚薪作炭。石疊簿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稷。十月收豆。多取蒲葦。盡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筥。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嚙。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問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

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古文品外錄 卷之二

與太尉楊彪書

曹操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薄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頗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轡七香車一乘。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驂駟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雜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盃。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楊夫人袁氏書

卞夫人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疑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實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遽

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也。驚愕斷絕，悼痛酸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敬送衣服一籠，文絹百疋，房子官錦百觔，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祭橋公文

曹操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翳，選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約誓之言，殞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能貽已疾，懷舊惟歎，惡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三月詔

後主劉禪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

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起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葬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施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藉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倚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旆摩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桑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

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救。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于江中。崔嵬噴吼。列作三峯。平治涿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于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薄葬制

曹丕

禮。國君即位爲禋。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瑛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樂君子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不間。不足爲遠。若遠今。詔妄有所變。改造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

典論自敘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疆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廓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紘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識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俗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頃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詩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趣，善斯術，稱

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開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腳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答繁欽書

魏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頓守土孫世有女曰瑄，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

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臚。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嚨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開房。

上文帝書

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囚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雷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効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尙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輪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

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枚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誰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糲。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營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尙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竊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儼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嗚呼。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設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蓬戶茅廬。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纒釋絏。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常竊

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從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秦穢之藪，蕭條潛虛，經曲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宮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伴若有來，悅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閱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定，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嘆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務除，願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綺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醫以綠漆，夫存亡之異

世乃宜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死生之必均。

謝辟疏

管寧

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於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乘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授。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察稅鷲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膏。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

與許靖書

王朗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

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初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備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湯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嘆。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鬣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

儉薙制

沐並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

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瑤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夭爲烏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楛梧豈不哀哉。昔莊周闕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柳玉牀。象衽。殺人以狗。墟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歷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繼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鬻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爲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贈市朝之通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願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鮑出傳

魚 參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

在後探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賈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與諸葛瑾書

孫 權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惠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

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潰。故疆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維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笨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能。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害。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踏齧者也。彌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奉瑯琊王休書

孫 琳

琳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嗚。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

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夫王。輒以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擒尙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楛奉迎。百寮喁喁。立佇道側。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會道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雜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

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
竇條。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
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肺。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
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尙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
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邃如從穴中視天。
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緼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
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
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
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
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人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臯立石及闕在
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陸上
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
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醮黎黎。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
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黎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

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壞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臨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移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馘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埒兇慝。又充軍用。藥藤根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時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歎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卜疑集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面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穩。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鶩。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勳

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鄙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譎。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輕。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慨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甯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其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甯如秦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甯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甯如夷吾之不系。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

容乎。甯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違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俗。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答辛贖書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饜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王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雖興。如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左右。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疆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旣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懼之。比鄰有徐氏婦。髮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嘆。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令汝輩見之。遂乘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

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瞑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驅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其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整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陸機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矜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襟。撫砮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

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常屈鄧令。尊室爨灼。賢妹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鄆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播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釵成雲。下鍤成雨。旣浸旣潤。隨時代序也。官無滯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歸羅。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堙。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鱸鮓赤尾。麕齒比目。不可紀名。鱸編鯪。炙髻鯪。烝石首。臠鯊蟹。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蟪蛄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珠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鄆縣三十餘日。夫以

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陸雲白。

與平原書

陸雲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隔，如吳小人嚴具，牀刷，膩處尙可識，蹠批，剔齒，繼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滂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鼓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析之，見此，期復使人，恨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纒帳及望，慕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曰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勛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

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仍常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上客舍議

潘岳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幅帙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福寫鞍皆有所貯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繼門或避晚關進逐路隅祇是慢藏海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籬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門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

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浮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柿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衆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頗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其歡譏。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里田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誓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親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進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積糶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保母帖

王獻之

郎邪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與甯三年。歲在丁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季望。葬會稽山陰。口之口黃。口闕。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蟻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尙口口焉。

山七

于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隴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尙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宮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蜺。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

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大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閒遊贊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尙。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藹玄壘。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鸞以發詠。閒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風逡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陰暎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淡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縱斤疑

絃之嘆。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緜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翬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戴逵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仙城命師座下。竊以涓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絃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壻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瘳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獲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聖羅雲之密行。躡寶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福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枝龍泉。仍爲精舍。遇車馬谷。卽制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

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蕪陰。法侶豚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社若。支提
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歷上辨。洪崖
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望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
宮淪覆。將歷二紀，書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胸襟朗開三達，旣念鼠
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播述餘緒。爰登弱冠，拊撫百
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曾藉。賦鶴鷄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隕城，訊脩隗館。屈膝情欣繫轡，遇同進
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
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
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竅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遂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寶。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

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應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棲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察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甯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裨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句於臙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籬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覆溢目致歎。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每尋曠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藉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謝遣妻孫氏書

許邁

歛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鳴。自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蔥之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室廣夏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

薛靈芸傳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帝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

輜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卮。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姚馥傳

王嘉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登。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光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廩養馬。妙解陰陽。

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濟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塵。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駁濁漕。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個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臨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罍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范曄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恆。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

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爲欺罔也。豈包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惡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覺。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威徹天地。吾膠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上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覺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甯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皇怒。終古所無。加之翦截。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勩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毫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古文品外錄 卷之三

元皇后誄

貴嬪左芬

惟秦始皇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媯歸周。宣德中闡。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配。亦毗漢王。娥娥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啣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弈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執此義方。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戚。乃聘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闈闕。惟德是將。嗚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擊妾惟仰。譬彼良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道媵姬。脩成蠶叢。分蠶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承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

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網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祉福。遐邇咏歌。天作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諭姪妯。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掩竊。四海蔭焉。微斯王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聽。曰聖允誠。積善之常。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聘術。和鵠奏方。祚福無應。膏藥無良。形神將離。精氣載荒。奄忽崩殞。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覽跡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窈窕。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穠無珍瑤。嗆無明珠。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虛置衣裳。人亦有言。妙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以益。乃考龜筮。龜筮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今日。仲秋之辰。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與伊何。金根玉箱。其駟維何。二駟商黃。習習容車。朱服丹裝。隱隱轎軒。弁經總袞。華轂耀野。素蓋被原。方相佗佗。旌旗翻翻。輓董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

弘高顯敞，據洛依河。左瞻皇姑，右睇皇家。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姉姒媵御。追送塵輕，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逼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居。中外俱臨，同哀共慕。涕如澍雨，淚如淇露。扃閤既闔，窈窕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阪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啣卣，儻忽一周。夜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體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宜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忘，永見思焉。懸明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淚滿焉。

弔莊周文

稽含

帝堉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楮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記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口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口口，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檀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

晦。遂含悲而吐曲。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眺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口回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阻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當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久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惟榴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旣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纒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

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遷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過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孫氏瓊（鈕涓母）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宮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末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與從弟孝徵書

孫氏瓊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與。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鵠古同）

答舅母書

劉臻妻陳氏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

橫流。艱禍仍遭。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歲年。豈慮豈闕。禍降彌酷。良才天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遭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與妹書

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懣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勛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答兄弟書

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閔。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

明德於開昧。許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要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答妻若華書

竺僧度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篋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日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饈。鏗鏘之聲。燎暉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與子儼等書

陶淵明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敵。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俛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常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留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攷槃山陰。淙淙懸溜。噉噉荒林。

晨探上藥。夕聞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緇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隳。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嗚嗚遺稚。未能正言。哀哀饜人。禮儀孔間。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善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看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閑。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

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熒熒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賸，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漑其泉。勸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憫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淄。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時能陶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在。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皆省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會稽太守下教

蔡興宗

秩年之賦。著自國書。餽貧之典。有聞令甲。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者方嚴。山陰朱伯年。道終物表。妻孔盞齒。齋居。寢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畫山水序

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實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煙峒貝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言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虛衡。契闔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嵬嶠山之大小。矐子之小。迫日以寸。則其形莫覩。週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綯素以遠暎。則峴圓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堅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

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藜。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嶢。雲林森渺。聖賢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光焉。

文章流別論

韓 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至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

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與子姪書

雷次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尙。於時師友淵源。務調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齊壺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靈逆遠天。備嘗茶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虛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壠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嵒巖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尙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耋。至憚。衰不及頓。尙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情衛泌。吾復何憂。但願

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與始興王濬書

袁淑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遠。無或違忒。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惜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藉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弊。曾是附庸臣。委未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也。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

袁淑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邵。魏通美於前策。賈山衛淪。擊乎彙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缺）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滯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藉。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洌。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或作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爲(或作遂)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磨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摛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聽。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邪。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植。子欲爲名高邪。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干載流芳。子欲爲遊說邪。則當如陳軫。劇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邪。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憂邪。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澹澹。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邪。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邪。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讎。

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頌。且擬人其倫。論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頤。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或嘗吃無宮商。或居陋巷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驕騷少智。或口如含膠。或頭如巾。蠶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齟齬。或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蹇跼前蹙。至老無所希也。

與臧熹勅

宋武帝劉裕

頃學尙廢弛。後進積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田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今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塋。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讓婚表

無名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忤族。人凡質陋。閱閭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荆釵裙布。足得成禮。每不

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傷。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胃。綽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其長。伴愚。以求。免。子敬。彘足。以違。禍。王儼。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塔。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曠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鎗。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閒。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求。出入。人理。之嘗。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姊。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霞。萌愚。豎。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姊。敢恃。老。何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聞。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諫。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垂。又聲。影裁。閒。則少。婢奔。進。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擊刷。則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別賤。象有。賈魚。木無。媿媿。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

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恆意。不可貸借。固實嘗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恆同科力。王藻雖復。輟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楮憂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蠱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尙主之門。往往絕嗣。駟馬之身。通離覺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忠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寶。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鑄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一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削髮。投山竄海。

與尙書令袁粲書

丘巨源

民信理推心。關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稔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

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閒。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搗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疆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寒者。則民宜矜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恆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輕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勅旨。空然泥沉。詎其荷祿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偵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罽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饑。遂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愚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餼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國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蠶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且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厲名。欲不辱其志氣。遂奇畜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采。身不綈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蒙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鬢。望鼓鼙於豔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翻於軒轅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

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裊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鷹鳩梁錦。實迺埵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列心掃智。剖命照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醒茲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勁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歷階而出。望旂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秦則往而進。調登迂則反而還。閒居逸官。交造頓罷。捐慕遺髮。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人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輻。穀稼是證。自絕世豪之顯。塵生牀帷。苔積階戶。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響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邪艷。肅尋伊鄙。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覓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滅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

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候爲。至遇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擊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下。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遇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窺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與從弟僧綽書

王微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莫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胃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願以此容之。至於規矩鈎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

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賤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調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常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言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僮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彌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鷄鶩變作鳳凰。何爲乎飾廢。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特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宜。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

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勸勉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處。與蛙蝦爲伍。於勸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瞻瞻奉牋記。雕琢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爾。不闕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寒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羅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極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告弟僧謙靈書

王微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舉。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階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莫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恆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吾顏髮鬢。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罪窮。昔仕京師。分

張六句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當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惟十紙手迹。封塚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口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股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庶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不立。自省悻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愷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謂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推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隨靈取常共飲。栢杓。自釀酒。靈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報何偃書

王微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尙獨愧笑楊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羸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續。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

圃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區之情。揭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囊籛。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口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憤。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閻朝見病者。吾本儂人。加珍意惜。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何中悉腫。甚是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莫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甥曾忽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麟雜製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臣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鷲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凡其械槩。似不如此。且弟曠遠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土之戮。幸遇管

叔必蒙僻儒之容。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毀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隄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賤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達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蜚蜺。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肯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溝瀆之穢。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明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不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措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謾耳。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波沂無邊。險徑遊日。棧石星飯。結荷水宿。

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氣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岡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亭葑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驅。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縛。若華夕矚。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豫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懸擊湧瀨之所。宕濞。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燕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濟。弱草朱靡。洪漣隴疊。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隳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鬣鉞尾之族。石蟹

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拂弄翻。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遠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與王僧虔書

檀珪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構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壇。去冬今春。頻荷二勅。旣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曬。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違與肉。餓麟不噓。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勅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尙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尙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尙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尙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尙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參氣類。尙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叨。常階舊途。

復見侵抑。

與天公牋

晁道元

道居在城。南接水墻。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纒容數床。積汗累重。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敵絮。撤以三股之絲。纏給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縷捲則脊露。

又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癢堅。大如飯指。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偷公與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縷筋徹骨。肢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鬪。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謂。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鷲。言語嘍。聲音駭人。惟堪駭難。它無所役。遣詣何橋。復被狗咋。困熱如泥。

與聞喜公子良

周顥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願轉謁。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澗。爾亦有摧臂斷手。苟自殘落。販備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

祖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嘗書假筆，爲之久之，情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遏。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遽。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顥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旼曰：「鉏之就哺，騷于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顥，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不近全菜耶。到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册，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于我可賒，而終身朝哺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獸彼弱鷹，頓步宜慙，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滅，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開蒙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禪，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

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脩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于升菟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甯復慈心所忍，騎虞雖餓，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象求諡書

虞羲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嘆，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溢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自序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

真略傳大義。爲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使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僉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資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優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日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主遂不悟。乃憑奴而黜之。爲建安吳與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忠閒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尙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口。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舉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

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至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羈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常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阜。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報袁叔明書

江淹

僕知之矣。高舉爲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魂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追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裸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

坐崩岸。僵臥深窟。朝殮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竇。杜墻不出。然者皆羞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况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數。而况於鄰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肯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問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賢君子之恩。卒離饑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教。涼秋陰陰。獨立閒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欲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險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隸。去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齊。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殞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壘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婁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驚髓。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因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蕨。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殫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答趙景真書

嵇 蕃

登山遠望。觀濤啣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遊盼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

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瓊瑛之朴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摠，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合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君學成師範，結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幘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下則抗論當世，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豈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共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痠動，膝炙壤潰，請俟它日。

古文品外錄卷之三終

古文品外錄 卷之四

與廬陵王義真牋

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慕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庶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詣闕上表

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嗜。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

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舉。山棲之士。而搆陵土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於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控。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髻辮。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絲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默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條瞬。况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旣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惟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批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繡峯。六年

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時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屋。俱過迴瀾。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滯近滯。蕩客深垢。日忘其疾。庶白日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罹豐。遠見參尋。至止阻關。音塵殆絕。值暑邊疾。未旬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實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仰竚形識。俯探理類。探聲知律。披茅觀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縢。才練藝技。驥首揮螯。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歎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卽心有限。在理莫規。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缺遠。假名恆離。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廡頂。長別榮蕪。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

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朋蘭蕙。以慧累徒。欲以搜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遠。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篠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靡厲。景命已宴。矜物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齋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借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嘔嶽。事寡地閒。尋微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授紙璧。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慙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與齊高祖蕭道成書

沈攸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燹。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二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受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

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請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其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詭逢比干。擬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唱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勝數。霍光荷託。尙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桓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尙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脇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黷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蒼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闈。管籥悉闕。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諸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禮義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憚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者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源。想不深怪。往言。然

天下耳目。豈伊何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羈。爲必先及。

答沈攸之書

齊高祖

辱足下請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歛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二元微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於時臣子錯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忠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諷。前遣王思文所騰朝事。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聞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且不可爲。况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一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接。恆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

申憐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亡禮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典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爾廷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詞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盧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旣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勸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衛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愈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禮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跡容見疾。嘯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乘。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壽。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晦。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

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蔑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荊州物產。雍曙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鬣。商賈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楊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所望亦消。又招集遺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恆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勅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蹻。而反藁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斲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請。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球。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嚙噬。足下尙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

遺崔頤書

豫章王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

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鈞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籟。似陟靈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璫簪。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栾。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留俟繁辭。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蕭子良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嶽。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都。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鐘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囑之流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文曉暉。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間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

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質。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瘳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歸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開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驅馬。未足磷其堅。伴狂如愚。豈能淄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逸。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甯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概。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閔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繙林枯而重葺。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躅愛海。比榮禪衢。沾濛射之冥遊。屈祗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歸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脩。經法敷廣。人賤瑣瑣。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蠶網有節。鱗羽借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巖畝。膏田沃野。互望無疆。信可以招往隱倫。棲勝寄故。文學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西山之□。葛洪考鑿於

海峽。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憐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鐘石非禮樂之木。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開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膺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運。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狗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澗。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飛途。非滅跡之効。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曾。愛開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二答僧巖書

劉善明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踰證皓髮。惜君之才。恆用歎息。

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鸞鷲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徽牘三枉，陋札再翻。苟自謙冲，固辭年耄。度君肅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向。本圖既乖，裁還暫憫。劉君白答。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乘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槩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養藥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情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誠子書

王僧虔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視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伴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義。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人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遂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勸數倍。許勝劣及吾。

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兒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冀有成就者。不知常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上太祖陳政事啓

崔祖思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兢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秦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嘉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

識其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絺。以韋帶劍。愼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綵。蚊轉三齊。苜蓿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桴。饌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德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遠清編。嗜昔醑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林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途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

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靈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徜徉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盛壓於當年。叔陽魯舉。纏纏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舉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飄詠於澗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罨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藏路未疆。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蓬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俗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寃知己。造時人。聘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歎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

溢於早晨。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開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安塵執事。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庾弘遠
徐虎龍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叔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遵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口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闈。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尙。寵必寒賤。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噬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壘。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機杖。歎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暨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暨震。步生以爲姦倖。况事

隆於往怪。暨倍於前虜。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繼備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艱。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實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遺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已募邁。旌鼓將及。南兖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佇聽烽譟。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按劍餐風。橫戈待節。闔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仗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

辭隨王子隆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塞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旱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翻似秋霽。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楊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闕戎旂。從容讜語。長裾日曳。後

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渤澥方春。旅酬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
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鯉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
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與何胤書

梁武帝

想恆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榮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
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
無懷。疇昔權遇。曳裾儒肆。實欲臥遊千載。收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
屯故投袂。數千。尅黜覺禍。思得闕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濟襟素託。棲寄不
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捨青組。又脫屣朱轂。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
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成恥好仁。由已幸無懸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
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請徵補謝朓何胤表

梁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山處之道。其揆不同。用舍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

傳聞。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冑。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官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纓。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觀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步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動。同魏闕。今秦運甫開。賤貧爲恥。况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贖。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淨。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口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翻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青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楊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澹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聘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耳。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事闒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滿淇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畫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

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淪瑜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韋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襲。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念言子建。一共商確。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網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尙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楊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驪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會超潘陸。雙鬢尙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觀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晉安王綱書

梁昭明太子統

得五月二十八日疎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嘆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覆忘痍。方證昔談。非爲妄作。炎涼始質。觸興自高。觀物興情。更何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唯藉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游。亦動不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汎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觀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信。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果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

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謗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胡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玉式傾備。忻驅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應其大賚。羸牛輕拂。張敞漸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園公道勝。漢益庸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况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休時適。耽精義。味玄理。息羈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麗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幸得從容。每鑽閣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肅法車。設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過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邁。日似青緹。雲浮紅蕖。清臺炭重。北宮非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薛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鄧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緡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籟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疆臺瞻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風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琬玉之源。解蓮華之劍。滌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詡之牀。恆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求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報博士劉杳書

沈約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澣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舉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邴，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緣，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事。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獻，尙欲討尋文薄。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虛切。常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塗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尙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備儉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簡麟士

沈約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捐衷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溟，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室，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亦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宿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興尊弋釣泉阜，以慰閒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秋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纓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鎮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牕映東隣之畫，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戒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歇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營葺。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時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臚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濱中並饒荷菰。湖裏殊富芰蓮。雖云入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各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

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稜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瞻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書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攝。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人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聖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曠。負杖躡屐。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提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澆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庚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昔士德懷願，繼與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遼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沉鬱，且猶覆疊，惠子五車，彌多踳駸，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降渥，累牘兼翰，紙縛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矻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遺，方丈員案，三栢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指，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瞻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甯，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寧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狗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萬神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

每竊慕之。方念擁筴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擬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暗。是以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詞。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報伏士標書

徐勉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冀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旣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宮。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浹。用有殊同。今迭聽傍求。輿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烏獸難羣。故當捐此薛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暫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幾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開逸。若使車書混合。尉侯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歎。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

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遽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問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苦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詩評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愈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妙選。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躡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

尙虛談。於時篇什。埋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舍跨劉郭。陵轡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忠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嬾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嫺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

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麟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同，淄澆並汎，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麟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以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麟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邀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幌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頰成勞，鏡想分鸞，翠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葦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

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往瓊瑤。慰其杼軸。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逕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謂土膏。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贖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古文品外錄 卷之五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乘玄文於已絕。能使彌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結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俛。悲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恆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尚。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場。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緝馬之瑞爰浮。乃有青口赤髭。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顛釋之清行。頃年詎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違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

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判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闢若巖阿。如此之流。甯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滯。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僞難辨。忽使峴峩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可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瀆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尙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慄。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歛。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約屨則兩踵併穿。飲襟則雙

肘皆現。觀叢生之百結。尙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壁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餽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義。比肩炎吳。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脩。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愍焉。或深輕是謔。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楊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許嚴君之高尙。愚謂鞋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脩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脩。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憊復驅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檄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徹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具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

德比恆倍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傷。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劉師智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虛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締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太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唯戚藩舊。墟土子故。塋掩殮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候。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棲六翻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枉牘。夫子雖迹躡朱閣。而心期倍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

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棲棲。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前脩也。

授陸敬游十賚文

陶弘景

隱居先生遺總事弟子戴垣乘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連石之邑。爲棲靜處士。策文曰。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待筭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穎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隣。風雪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褱帶青墀。掛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脈潤通水。徒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虛。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於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勩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賚。爾其蒞之。其一。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棲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割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齋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

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轉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卽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臧。看緇既去。宜導松朮。實資芳醕。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鑰石澡灌。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憲斯旨。援筆中懷。敢告處士。

永嘉郡教

丘邊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賦。賦積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鄙里。酣醮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賢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麗途之移風。

與陶隱居

太元真人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穎鏡于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真于逸谷之津。于是散髮高軸。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探吸五靈。遊臨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之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彊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與患。天人之眇。豈時漏哉。所司賞于脩業。所試在于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聲聲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言志書

蕭大園

拂衣囊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虛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此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候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躡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煙霧。遠眺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門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饋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組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沾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

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苾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後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甯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甯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速。百年何幾。擊毬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常。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氍鄉。雜稱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帳難淹。酪漿易壓。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韻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城。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古今書評

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

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向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
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僧父。一往見似楊州人共語。便
骨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
意氣。滋韻稟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
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
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
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
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梁鶴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臬象書如歌聲繞梁。
琴人捨徽。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
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
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恐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
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尙書令袁昂啓。
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鍾繇書意氣。蜜。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
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自序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胤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蘭薰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詔答沈炯

陳武帝霸先

省表具懷，聊譽馳威，維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

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願茲寡薄。兼纒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稱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觀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蠡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詰究儒墨。口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盍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錄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澠澠。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聞以嘲諷。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卿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謁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詞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甯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容聖。選賢與能。羣臣緝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慇懃。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老。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除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膈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鉞。不可

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疆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日。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敍擢。至如余孝。顧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顛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實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生。函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

陽季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彌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頤。連城數室。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鬪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能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乎。甯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隱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思鄉疏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飄飄。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徽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陳情表

沈炯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承襲朝命，偶在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屠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私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兄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授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森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禮，何問國章。前德綱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赴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填

十。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祈之。又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容暫聽明。嗣興文武。刑於四海。弘此孝理。寸管求天。仰歸帷屨。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用沈。孰非涵養。

與李那書

徐陵

藉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坐。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涼水之濱。迫且蠲蠶。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八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掩鶻。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躡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觀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頤。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峯。開士羅浮。康公懸溜。

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恆如趙璧。既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潤無別。木鴈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比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於魯陽。一志冥棚道。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開。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茂塞。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畿命。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早拆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音。登於司樂。虞夔捐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甯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徒雍。莽月爲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

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鑑鑑曉漏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億益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賤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鄆中上客。雲聚魏都。鄆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引輕驅。幸非邊吏之差。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騁鄭私買。玉瓊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幣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鬪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阜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糧之儀。微騎間行。甯望翰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騷騷。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

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礫蚩尤。千櫛割王莽。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冠纓。佩引腰鞬。爲其阜隸。日者通和。方敦疊睦。兇人狙詐。遂駭狼心。顏擬宋萬之誅。彌懼荀彧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正當殫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沉。城闕丘墟。蕤蓬蕭瑟。假師還望。成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有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驪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肖明庶。爲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耶。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兇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皆若雲霄。英俊討議。甯非韓輅。或伴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

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
儀見赦。朋笑遐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禮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
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譽。翻蒙貶責。若以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
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載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
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
則雖蒙養護。更天大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
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諫。夫亨屯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
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囊之要。彼未從師。金篋之方。吾知其訣。正恐
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
林。凡自洪荒。終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
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譽。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
館。繁樂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甯比當今之高列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
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
唇販舌。分路揚鏞。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開幽辱。及三方

之霸也。孫甘言以羈縻。曹屈詐以羈縻。旃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遼溫清。乃屬亂罹。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臨御。玉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屨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感。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瞻駕前王。郎吏明經。鳴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尊耆耄。吾以珪璋玉帛。所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

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觀。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容。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狗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口口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尙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特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聘蜡蠅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蠶土。夔龍。羶臊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顓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躑躅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勞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弟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閻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聘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屢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椽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甯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蠶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練鐘。勞中宮之綏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慳盡於百驥。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徵獨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暇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氈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縹緲。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樂日。猗歟彤管。麗矣香奩。

爲王寬與婦義安公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淫。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驚蕭史。相偶成

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願長廊之未盡。尙分行幃。冀迴迫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滿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希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窻。獨坐嫦娥笑人。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棲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舉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賁五履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成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達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

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鏤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鬢。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曉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遠依蔕徑。三荆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豔烈。並歡衝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鸞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悒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鴈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梁清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閭。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紫羅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菴居。乃

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神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恆擲穢汗。答曰。糞汗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鄆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魯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敝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闍。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古文品外錄 卷之六

勉學篇

顏之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窮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議，則假手賦

時。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銜選舉。非復曩者之親。常路乘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賦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瓊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瓊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

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關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弣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斯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踴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

賢容衆。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
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
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
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詠。諷詠詞
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
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
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
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
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
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
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衰邁。
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
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
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

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兆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史。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異。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昔辭鄴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負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室。亦復何在。以此得勝。甯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常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問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譏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

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蚤虱賦序

卞彬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縑。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屢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膚。深啟不謹。澣沐失時。四體麤糲。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蠹猥流。淫穢涓漉。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蠹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勸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評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覓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蠶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川。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缺。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遺族子凱疏

謝貞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口口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捨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甚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隄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聞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尙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遭喪弘之膏，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簋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山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鴛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

餘德。此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故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灑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憲刑。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魏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荊州刺史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罄禮窮時。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願言朝市。忘懷淡簿。比契沈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墳篋合韻。琴瑟俱調。丹旆踵武。清道齊鑣。跡淪開曠。心共津滌。乃眷平生。相忻同趨。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渣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醑。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與子宇文護書

閻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旣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

豐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伴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她。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問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卽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遠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猶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

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感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於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藏天廬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貧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虛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報母書

宇文護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混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

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鄰。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勅。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末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傷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霽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遺公卿百僚書

元樹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陸危。縱旒非譬。元又險惡。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開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昔。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又狼心蠶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詭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又本名夜叉。口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棘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穉。不入不爲。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奔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網成匪他。或忠義是乘。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白叉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殄跡。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讎。人皆歎息。瀚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潛流離。加以割剗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偉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縣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

世一旦舉旗旆。援鼓袍。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遵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郵情。而羣帥特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但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厲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令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噓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開。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廢之好爵。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颯越。西通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翼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疑霜暫落。秋華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樹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疆。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

神其吐邪。書稱士舉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竊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噬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關右。頌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俗疆壘。聘享歲時。百姓又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掠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偏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薦京光韋泓

應詹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圃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

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彙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降鼎味。輯熙庶績者也。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兢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庚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夷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損讓。圖讎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綿纈。佩悅菑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兢。衣其翟服。旣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遵從列國之禮。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天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册拜迴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常長女。春則常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旣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沉痾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萋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啓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曰。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

思賢克舉。奠鴈迎門。濡藉實俎。奉盟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榮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耀。飄零何蚤。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纒通谷口。卽望塞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愴悽何言。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蠶臺之中。吹塵視甌。慙妻狠妾。旣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况復全抽素醴。雲板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答孝文帝書

曹虎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

乘畢蘭。隨水源。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寒。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蠡左。共爲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乘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于威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賤。亂滑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租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閒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君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鉞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轡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惘然。

與周處士書

王 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鏡迹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檢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兩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譚。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逾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

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與并州諸貴書

南安王思好

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兇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關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先奔擊鷹於西市。駭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辛忍此懷。無致疑惑。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間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蒼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

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向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縑纈。出糞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而吾生旣繫名聲之輻。就良工之剗。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敷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搗藻期之整繡。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岷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珪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棉。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自贊

劉炫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昔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樗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於矜。夏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

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遠。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胸襟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掛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鷄鴻。整緇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凌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厥事適成。天遠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獻指使姜知古

趙 春

趙氏之寃。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流於往史。載在前文。吞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嚮。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湮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香墳闕。吞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邂逅起誅夷之譽。得不

撫銘旌而憤志。托觚翰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死。免此一杯。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

詔罪蜀王秀

隋文帝

汝地居臣子。恃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辭脫二宮。佇望災孽。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反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營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城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扭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廻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遂

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惟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鄙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召徐則書

隋煬帝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忱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假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瀟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竇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送荊徐則下書

隋煬帝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嶽。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

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塢。但枝鳥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遺史祥書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猶在吾子。昔余暨舉。推穀治兵。振臯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於時同行軍旅。契關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盼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備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蚤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宜條下國。不悟臯鑿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開宮。厭北闕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

答太子廣書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綱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霓幘韋韞之鄉。

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驚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彝者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攝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敢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蒼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正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階，豈有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盛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嚙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懼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相鳴笳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僧潛結。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馳，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墜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弘

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疏閭峯之遙構。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綵。拖鳴玉者。蓋亦著荷。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暉。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竝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玄精。稟成形之秀秀氣。雲生五色。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暉映廓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思。始開凌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機而作。謝病言歸。優遊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中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災所臻。匪唯血落星隕。怨譴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輶迹遍於天下。徭戍窮於海外。冤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塋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雲洛。據敖廈而塞讓輶。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擊長轂以雷奔。

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之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躡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齊邇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僂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灞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旣出鷄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魂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旣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

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輶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驥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旣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望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逃難。驪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準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同嬰世網。共涉艱難。咸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憮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乃爲銘曰。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弘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蚤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陪道方衰。始開陵長。觀茲兆亂。頽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纓世網。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亡秦族。時遭屢屈。運偶風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開楚霸。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旣作。皇天乃顯。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龍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

謀高衢助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整攬鱗。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楸。唯餘故人。

移郡縣檄

李密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左長史。鄒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自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固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胙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辰。狼虎其心。始矚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皇深於宮僕。豐醑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關伯日尋。劍關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旬人爲罄。淫邢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乃墜壤磐石。勦滅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關陵公

主逼幸告終。誰謂數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叱鷄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飛。袒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遽成。公卿宜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及暮忘食。是以大禹不重於尺璧。漢明無隔於反支。體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於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是停擱。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絳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族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籍。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

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饔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雲。浮東海以觀日。家苦納積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闢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版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遂使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疆靡。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疆弩末矢。不能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鷄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強。窮兵黷武。惟在并吞。不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憶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鬻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乃復諫遠卜。妬賢嫉能。直士正入。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穎。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鬪鏖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爲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竊。而錢神起論。銅臭爲

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佗薦葡萄酒。遂使彞倫攸斃。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豐陪臣。東郡守固。閹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才可勝記。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費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誓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不讎忿。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總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誡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瘳渝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繡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暨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

自至。轟轟隱隱。如電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之文。斯著。加以姓符闕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焉改卜。文王厄於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湯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搆。翼亮經綸。伊尹之贊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績。柱國大將軍左長史祁元真。降國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啼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肅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轡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憶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濯殘燹。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郡。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臯甫。無逸等。昆吾惡稔。蜚廉奸佞。尙述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倒

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樓之險。燕巢衝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先據。爲日久矣。又得迴洛。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服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水。張須陁從在滎陽。竇慶戰沒於睢陽。郭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乘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穎。隨機破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久破齊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嚮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淪。劉興祖起於北朔。崔伯駒自穎川起。房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材。歆神霖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雀起。今也其時。羅鳴龜應。見機而作。各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宗之奉高帝。當以金精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尙荷王莽之恩。仍懷蒯聩之緣。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

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夙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鬻缺。是知肥遁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臨厲。撥箠。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裴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常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勸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虬髯客傳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機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

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誠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人愚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遶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

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和。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褴褛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口道兄。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調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在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楊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默然相見。催其

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嬉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鼻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籥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子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灑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贊。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灑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翼。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賦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遊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懼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執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纒纒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肖高華。旣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聳警於焉側目。清心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憐惜春煖。鷓鴣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斬尙。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中脛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命具是視。賈誼郭淮。腥臊可爨。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芻升階。汗流夾背。莒客之躑躅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秦運肇開。四門以稷。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

秋方已。追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攬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驛北堂之明月。范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囊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密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它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野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護。觀時路之邇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搗讓之風。縉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寶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股。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禍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乘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疑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擅鐘。耳倦絲桐。口飢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未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遠時薄宮。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樸。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治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芟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曷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嗜膚。則申且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齟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尙書。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

猶恐拯溺遲于援手。救絀緩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于喬樹之枝。沒于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記不免。慶賞不沾。賣供馮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關山迢遙。齧臂爲期。前途邈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登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箴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綠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鬻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朋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雋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倘病未及死。往還勉念。呵窮愁之間。矚離憂之詞。託志于前修。適心于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濟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與子弟書

韋世康

吾生因緒餘。夙霽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萌登衰命。頻泄方嶽。志陰三惑。心慎四知。以不食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闌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孿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關。羸在我躬。今世稷世文。竝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

